

汉代装饰纹样分类与特点探析

周 耀,张 卓

(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辽宁 沈阳 110168)

摘 要:以不同物质材料的载体为依据,将汉代装饰纹样分为七大类:瓦当纹样、青铜器纹样、漆器纹样、印染织绣纹样、画像石画像砖纹样、玉器纹样和墓室壁画纹样。分别对其纹样特点进行了探析,总结出不同物质材料上的装饰纹样的共性与特性,以期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方面,为现代装饰纹样设计的应用范围和使用场景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关键词:汉代;装饰纹样;分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5;J523 **文献标志码:**A

“两汉四百年,奠定中华民族性的基础;汉代装饰艺术,开创中国文化的崭新格局”。汉民族不仅有着文字记载的恢弘历史,还有图形纹样所呈现的艺术世界^[1]。汉代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基本形成统一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传统的时期,因此,汉代的装饰纹样体现了原生态的汉民族风格。笔者对汉代装饰纹样的分类与特点进行初步探究,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去拓展和丰富现代装饰设计理论。

从共时性上讲,在同一时代出现的主体装饰纹样,即使表现在不同材质的载体上,也都会集中体现时代特点和集体无意识性所表现的文化特征。而不同物质材料所表现的装饰纹样之间,必然既有较大区别又有丰富的内在联系与交织,后人可以从各个类别的纹样中寻觅出具有时代性的装饰纹样,为今所用。笔者按照汉代装饰纹样载体材质的不同来划分其类别,共分为七大类:瓦当纹样、青铜器纹样、漆器纹样、印染织绣纹样、画像石画像砖纹样、玉器纹样和墓室壁画纹样。

一、汉代装饰纹样分类及特点

1. 瓦当纹样及特点分析

瓦当是用于屋顶排水、保护橡头的建筑装饰构件。“秦砖汉瓦”的古风遗韵自北宋便有这一雅称,汉代是瓦当纹样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2]。瓦当当面纹饰种类繁多,主要有文字、云纹、动物及四神等装饰图案,主要特点是纹必有意且意必吉祥。瓦当为陶土烧制,所形成的装饰纹样不会特别精细,多以粗线形、面块等构成圆形或半圆形轮廓内的当面纹样。

(1)文字瓦当(见图1)。文字瓦当绝大多数为阳文篆书,少数为隶书。当面纹样装饰特点是以凸起乳丁纹为中心延伸出4条界格装饰线,将圆形当面分割为4个部分。因此,内容常为4字,如“千秋万岁”“延年益寿”“富贵未央”“永保子孙”等有吉祥寓意的文字。此外,也有单字、双字和多字在当面中心排版的文字瓦当。整体纹样常常表现出质

朴、刚健、蓬勃与雄浑的风格特点。写意、神韵与联想一直是我国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汉字与图形纹样的交织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原生心理构成,由此产生的新装饰纹样应用于瓦当的装饰之上,形成了汉民族传统的视觉文化象征。



图1 西汉“与天无极”文字瓦当

(2) 云纹瓦当。当面中心一般是乳钉纹或其他圆形纹样,当面同样由双线或单线的界格纹线分割为4部分,每部分则以中心对称分布云纹纹样。汉代云纹瓦当纹样将线条的丰富变化运用得淋漓尽致,整体纹样干净利落,给人以简约大气之感。

(3) 动物纹瓦当。汉承秦制,秦人早年以游牧狩猎生活为主,骁勇善战,亲近自然。这些习性特征体现在生活中便是动物装饰纹样的大量应用。因此,汉代动物纹样也是瓦当纹样的一大重要分支。其特点为以写实为主,呈现出动静相宜、活灵活现、变化多端且富有浪漫想象的装饰形象。

(4) 四神瓦当。4个一组,成套出现。在汉代四神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主4个方向和春夏秋冬4个季节等。其中,朱雀是百鸟之王,并与升仙思想有关;玄武为龟蛇合体的神物;青龙更是祥瑞和至高无上的代表;白虎是力量的象征,可以降伏鬼物。四神瓦当当面图案造型栩栩如生,寓意吉祥,是汉代人图腾崇拜的一种体现。

2. 青铜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青铜器纹样逐渐摆脱前代青铜礼器咄咄逼人的厚重之风,其形式静雅、精细、唯

美,表现内容多为体现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死后羽化升仙的渴望^[3]。汉代青铜器纹样好似“无字的汉书”,错金银纹样的铜器光彩华丽,并演化出鸟篆纹这种“有字的图案”^[4]。但是,汉代的青铜器铸造业已整体上渐趋衰落,唯有铜镜的铸造工艺却愈发成熟发达。在工匠不断调校铜锡比例、精心配置下,汉代铜镜历经两千余年纹饰依然栩栩如生、亮洁如新,并得以传承至今。

以汉代错金银鸟篆纹铜壶和“TLV”纹饰铜镜为例,分析汉代青铜器纹样特点。

(1) 错金银鸟篆纹铜壶(见图2)。壶身(见图2(a))以纤细的金丝银丝交错出精美的艺术字体鸟篆纹和动物纹带。上盖(见图2(b))中心以错金银工艺描绘一条蟠龙,周围嵌12字鸟篆纹“为荃盖,错书之,有言三,甫金鯨”(见图2(c)),大意是“这是贵重的盖子,上面嵌有文字,文字是3字为一句,字间镶嵌鱼纹”。壶身上中下有3部分突出的宽带,以怪兽和云纹装饰,中间共书32字吉语。器具整体装饰纹样低调却又奢华,凝结了匠人极高的工艺技巧与设计智慧。复杂的错金银工艺配合鸟篆纹是汉代青铜器纹样独特的装饰风格,这种“似书似画”富丽又灵动的静美纹样,传递着汉代悠远又深厚的古韵之美。

(2) “TLV”纹饰铜镜(见图3)。“TLV”纹饰铜镜的命名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称之为“博局镜”“规矩镜”,无论“TLV”代表博局也好,暗示规矩也罢,都是“宇宙象征主义艺术”的图像表现^[1]。“TLV”纹饰铜镜基本图形元素“TLV”和方圆纹样的组合,象征着天圆地方、东南西北及四面八方。除了以上特点,镜心的花纹钮座、以中心对称分布的8颗乳丁、环绕其间的仙人神兽以及外圈的锯齿纹等都是“TLV”纹饰铜镜纹样的基本组成部分^[3]。

3. 漆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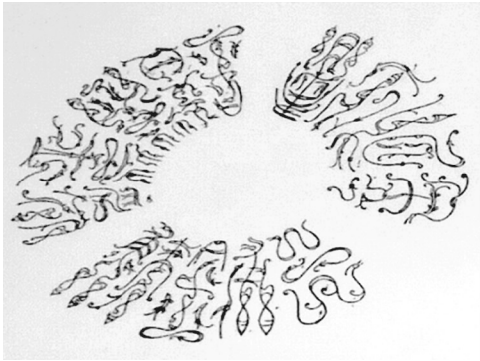
汉代是我国漆器发展的“大跃进”时期,此时,漆器纹饰的施纹手段呈现出比青铜器的纹饰更加流畅精湛、品类多样、色彩鲜艳、制造工艺发达等特点。汉代漆器成为继周礼



(a)错金银鸟篆纹铜壶壶身



(b)壶盖细节



(c)壶盖上的鸟篆纹

图2 错金银鸟篆纹铜壶



图3 “TLV”纹饰铜镜

衰微之后,新的社会文化所形成的物化代表,逐步取代了青铜器。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色彩搭配,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别载体纹样的重要特点。汉代尊崇色经历了水德、土德和火德3个时期,即从黑色到黄色再到红色的过程。正朔的改变并未使前一种颜色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3种色彩同时通行于汉代。因此,黑、黄、红色是

漆器装饰纹样中“最汉代”的色彩元素。在此基础上,汉代漆器也常常采用高纯度的黄、白、红、青、黑五色,对应中、西、南、东、北5个方位。

南齐谢赫《画品》中的“六法论”总结出24字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体系框架,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而早在汉代,漆器装饰纹样的“随类赋彩”绘画表现便已成熟^[5],即依据所绘物体不同,对其进行灵活分类,每一类施以一种代表色。例如,马王堆辛追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装饰图案(见图4),主纹采用灰白、粉绿等偏冷色调,一组组怪兽栩栩如生,一百多个神仙形态生动,适当配以红、黄、橙等暖色调,突出了线的动感和画面的韵律感。黑色底面配色起到了稳定整体画面的作用,衬托得一朵朵云彩云涌风飞^[6]。

4. 印染织绣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印染织绣制品虽受到材质难以长久保存、织造工艺复杂等种种限制,但其装饰纹样依旧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很高的文化与历



图4 黑地彩绘棺局部放大图“怪神击筑”

史价值。汉代印染织绣纹样构图丰富多变,特别是多种图案打散再重构所形成的装饰纹样更加多姿多彩,其中较为简单的组合方式是将两种不同的图案变形再进行组合^[7]。

由于长沙马王堆汉墓未经盗扰且墓室密封相当好,木器、印染织绣等有机材质文物得以最大程度的完好保存,因此马王堆出土的织物是汉代印染织绣装饰纹样的典型代表。

(1)在织物上印花是马王堆的新发现,被称作印花敷彩(见图5),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印染加工。纹饰的主要特点是在菱形单元框架内绘有抽象穗状流云,上方一朵流云为浅棕红色,下方为朱红、深绿两色。流云周围是深绿色的变形藤本植物纹样印花,间以若干朱红色的叶瓣、蓓蕾及花穗彩绘。印花敷彩纱构建的多层抽象纹饰细腻柔美,色彩明淡相间,整体纹饰立体感、节奏感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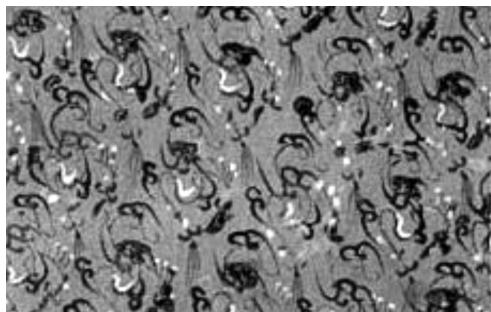


图5 印花敷彩纱单元图案

(2)“长寿绣”(见图6)。纹样的主要特点是绢面底色为黄色,用浅棕红、深蓝和橄榄绿丝线绣制花穗状流云,大朵的流云之间是深绿色的变体云纹,并且每组花纹中间都绣有两个橄榄绿色的圆点作点缀。马王堆“长寿绣”纹样设计抽象大胆,复杂华丽但又流畅自然,别有一番浪漫韵味。另外,云纹花纹具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反映了当时人们希望长生长寿的美好愿景。



■ 深蓝 ■ 朱红 ■ 浅棕红 ■ 橄榄绿

图6 长寿绣纹样之一

5. 画像石画像砖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画像石画像砖都是在石质材料上的镌刻窑烧而成,因此,流传下来的实物相对较多。汉画像石画像砖来源以出土的墓葬为主,在汉代文化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装饰纹样特征的本质意义是祭祀性的丧葬艺术。砖面石面的装饰构成形式多变,题材更是广泛涉及历史社会写实、升仙祥瑞等,可以说犹如今天的照片影像一样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记录着汉代的生产生活^[8]。以抽象几何图案类的装饰纹样为例,分析汉画像石画像砖的纹样特点。

(1)“十字穿环”纹样(见图7)。其纹样特点为,由直线组成的十字呈垂直或任意角度,交叉穿过圆环中心。这种“十字穿环”纹样是汉代一种象征观念的体现,十字将大地分为东南西北四方;圆环象征玉璧,“以苍璧礼天”是中国古代祭祀的传统。由此可知,“十字穿环”纹样象征天地四方汇聚于此,天人合一,带有巫术色彩^[1]。“十字穿环”的前身为“十字穿璧”,具体纹样(见图8)为双层

方框间饰幔纹,互相垂直的直线以圆环为中心延伸,壁中雕刻一条蜷曲欲动的神龙。两种纹样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中都是典型又常见的装饰纹样。



图7 折家坪乡出土的东汉十字穿环画像石局部原拓图



图8 铜山黄山汉墓前室东壁出土的东汉十字穿壁石刻

(2)“二龙穿壁”纹样(见图9)较之“十字穿环”纹样稍微具象些,可以说“十字穿环”是“二龙穿壁”纹样的提炼与简化。“二龙穿壁”纹样同样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二龙”应为一雌一雄的龙身,象征着阴阳世界,“二龙”形态交织盘绕,寓意孕育万物。这类装饰纹样画面整齐古朴、单一而有序,反映了汉代人的生活与审美观念。



图9 二龙穿壁

6. 玉器纹样及特点分析

《礼记》中有言“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玉的喜爱从未间断。汉代玉器装饰纹样种类繁多,根据器形的不同,装

饰纹样也随之有所变化。这里重点分析片状玉器纹样中的两大类:动物纹样和几何纹样。以西汉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器为例。

(1)韞形佩,也叫鸡心佩(见图10),原是打猎射箭保护手指之用,后来实用功能渐退,演变为装饰物悬挂在颈部和腰间^[6]。海昏侯墓出土的几件韞形佩造型都十分精美,其动物纹样也具有西汉玉器纹样的代表性。韞形佩透雕部分的花纹总体上左右对称,但仔细看却不是完全对称,一边是龙纹缠绕,另一边是凤纹连着虎纹,线条自然流畅,生动活泼,十分精致。



图10 西汉海昏侯墓韞形佩

(2)汉代玉器的几何纹样较之动物纹样更加抽象简洁,分类上有云纹、谷粒纹和蒲纹等。玉璧作为礼器在汉代非常流行,海昏侯墓出土的玉璧(见图11)纹饰为卧蚕类谷粒纹,其颗粒饱满大气,布局排列整齐,密度较低,颗粒间展开后行列间夹角45°,每个颗粒起凸比较浅且上部浑圆,谷粒边饰有印刻的涡状纹。这款玉璧造型及纹样设计极为简练,整体给人以现代装饰艺术作品的错觉^[9]。

7. 墓室壁画纹样及特点分析

汉代壁画均为汉代墓葬中以图绘手段装饰墓室的形式出土,汉代壁画较之前代逐渐衍生出情节、思想和观念,是汉代独特厚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墓壁画主题多为墓主人生前辉煌的生活场景和死后羽化升仙的愿景,装饰手法以写实为主,因此,墓室壁画也被称为汉代的历史画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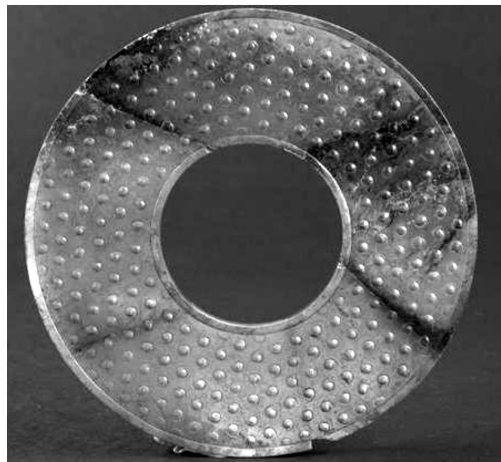


图11 西汉海昏侯墓谷粒纹玉璧

东汉后期出土的壁画绘画技巧、构图比例都日趋成熟。东平汉墓壁画是保存较完好、艺术水平也相对较高的东汉时期壁画,主体内容丰富,既有历史故事又有乐舞礼俗和升仙神异等情景。其画面特点是人物形态生动,栩栩如生,色彩艳丽协调,造型关系匀称,画风虽豪放不羁但轮廓刻画精细柔美,绘画技法高超。东平汉墓墓顶的壁画(见图12),彩绘云纹和金乌,线条颇为简练且画面流畅。云神秘而变化多端,神鸟金乌象征太阳在云雾中回旋涌现,整体画面云雾缭绕,追求自然中的奔放流动气息,进而营造出汉代人所期望的升天成仙、死而复生的理想氛围。



图12 东汉东平墓顶壁画

二、不同物质材料的汉代装饰纹样的共性与特性分析

1. 共性分析

在历时视域下,“设计”这一行为可以说

是在设计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活方式。分析汉代不同物质材料的装饰纹样的共性特征,就要了解当时人们的情感、趣味、审美观念的演变过程,这是汉代装饰纹样重要设计源头和依据。那些独具特征的装饰纹样承载着汉代整体社会活动状态和人们追求的生活意义,充分表现了汉代人的时间、空间、宇宙、人魂、生老病死、神鬼等观念。不同材质的汉代装饰纹样的共性渊源,可以归结为中国人传统思维模式的模糊性、非逻辑性和非理性。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充满着种种感性特征,同时,汉代所形成的大一统的帝国,又要求社会结构充分的统一,这便形成了一个奇异的符号艺术特征世界。装饰纹样所依托的物质材料并不影响图像形成的根源,几乎所有的汉代装饰纹样都是依据当时人们信奉的4种世界的宇宙观来呈现的,这便是汉代装饰纹样的共性特征。汉代人认为宇宙分为4个世界:第一个是最高的诸神世界;第二个是西王母所在的仙界,这里的仙与神不同,人是可以修炼而成仙的;第三个才是现实的人间世界;第四个是鬼怪的世界^[10]。例如,四神纹样——朱雀、青龙、白虎和玄武的形象在各种材料的器物上均有所描绘,都是“象征主义的宇宙四方观念”的装饰纹样的表现。

2. 特性分析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物质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对纹样刻画的局限性比较大,尤其对纹样精细程度的影响最为明显。例如,瓦当纹样的物质材料载体是陶土,陶土矿物成分复杂,是砂质黏土的一种,其主要化学成分为 Al_2O_3 、 SiO_2 和 Fe_2O_3 ,具有不溶于水且固体颗粒感强的物理性质。陶土很难制成特别细腻、层次丰富的装饰纹样,因此,以陶土为原料绘制的瓦当纹样多给人以古朴豪迈之感。又如,漆器纹样是用不同颜色的大漆在胎体上髹涂彩绘形成的,大漆颜料为液体,故可刻画出十分精细的装饰纹样。

分析汉代不同材质载体之间的纹样差异性特点(见表1),可对现代装饰纹样设计的应用范围和使用场景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表 1 汉代装饰纹样特性分析

纹样类别	特性分析
瓦当纹样	刚健犀利、古朴豪迈
青铜器纹样	鸟篆纹,错金银工艺,低调奢华
漆器纹样	随类赋彩,细腻浪漫
印染织绣纹样	抽象流畅、复杂华丽
画像石画像砖纹样	朴拙豪放
玉器纹样	精致、精美、精巧
墓室壁画纹样	手法写实

三、结 语

汉代装饰纹样既是对前代装饰纹样的文化整合与发展的结果,又是汉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凝炼发展出的独特的装饰艺术体系。在对汉代装饰纹样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过程中,必然涉及其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审美情趣、生活观念、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正如汉画学者朱存明所说:“汉代装饰纹样以其多彩的象征思维形式,表现了汉民族的审美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着汉民族文化艺术的核心,更接近整个民族精神的原型结构。”设计者可以从中得到应有的启发与灵感。

参考文献:

[1] 朱存明. 汉画像之美:汉画像与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 文堂. “秦砖汉瓦”不了情(三):遐思在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J]. 砖瓦,2011(1):61-64.

[3] 李娇. 汉代青铜器纹样研究及对现代设计的启示[D]. 石家庄:河北科技大学,2011.

[4] 王磊. 博局纹宇宙的镜像[J]. 中华遗产,2016(11):150-159.

[5] 杨絮飞,李国新. 汉画学[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6] 廖军. 汉代漆器装饰纹样在髹漆饰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

[7] 雷蕾. 汉代服饰的美学符号研究[D]. 西安:西安工程大学,2014.

[8] 栾丽. 汉画像石几何形边饰纹样设计艺术研究[D]. 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09.

[9] 陈倩. 汉代玉器造型与纹饰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10] 信立祥. 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Decorative 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 Analysis
in Han Dynasty

ZHOU Yao,ZHANG Zhuo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Shenyang Jianzhu University,Shenyang 11016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varieties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s the analysis carrier,the decorative patterns of the Han Dynasty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n categories:eaves tile patterns,bronze patterns,lacquer patterns,printing and dyeing silk embroideries patterns,portrait stone patterns,jade patterns and tomb murals patter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pattern are discussed and commonness with diversity of characteristics is also summarized,which is to provide more accurate reference for scenarios and application range of modern decorative pattern design with the respect to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Han Dynasty;decorative patterns;classification;traditional culture